

琴台客聚

走出黑暗的莊心珍

接到新加坡出版人林利國女士傳來的噩耗，失明畫家莊心珍於九月六日逝世，享年七十三歲，令人傷痛。

林女士同時傳來莊心珍作詞、柯貴民作曲、陳潔儀演唱的《走出黑暗的世界吧！朋友》。

從這首略帶傷感卻色調明朗的歌曲，可以看到一個不屈靈魂在黑暗世界中對光明熱烈的憧憬——

走出黑暗的世界吧！朋友 雖然外頭依舊是漆黑一片 然而那裡有溫暖的陽光 有輕輕吹拂的風

走出黑暗的世界吧！朋友 雖然外頭依舊是漆黑一片 然而那裡有花兒的芬芳 有人間真情的溫暖

只要你把你的雙手伸出來 把你的心窗打開 你的眼睛已被無情的手遮掩 請不要讓心靈也被覆蓋

走出黑暗的世界吧！朋友 關心你的朋友們在切切期盼 希望你和他們分享生命的曙光 陪伴你走過漫長的黑暗

時人也許不太知道畫家莊心珍的真實姓名，莊心珍的原名叫莊淑昭。莊淑昭是心珍在失明前的姓名；心珍是莊淑昭在失明後的名

字。我是打從莊淑昭時代認識她的。一九八三年秋，我們在美國中西部大學城——愛荷華邂逅，那是在愛荷華每年一度「國際寫作計劃」活動期間，我是受邀作家之一。

她當時在愛荷華大學攻讀藝術碩士。她告訴我，為了學習版畫，曾單槍匹馬隻身跑過倫敦、巴黎、美國、新墨西哥州和以色列等地。後來聽說愛荷華大學是文化、藝術重鎮，又獨闖這個美國偏遠的小城。

那時她創作大量版畫，她是一個出色的版畫家。

記憶中，她曾送我一張版畫，畫題就叫《網》，網中是一個個糾纏不清的人生掙扎。

她認為人生是一張無形的網，「更可悲的是他們甚至把層層的網視為身體的一部分」，可視為她對人生的詠嘆調。這是她來愛荷華之前的作品。

她到了愛荷華之後，愛荷華河畔燦爛的四時景色及濃濃的人文、藝術氛圍，使她的版畫作品現出亮麗的色塊。

待拿到藝術最高學位的她對我說，她要開始要討生活了。

多年的負笈海外，她已是身無半文。我特地聘請她來香港三聯書店編輯部（我當時是香港三聯書店編輯出版部的主管），編審藝術畫冊。

《懷念失明畫家莊心珍》（上）

爽姐私語

李我·瀟湘

以前因為上司的關係，我偶爾都會去坑口轉轉，去上司的家聚會，吃一頓玩一晚！

最近忽然去得較頻密，都是朋友之邀，在坑口站接載我到他們的靚屋享用晚餐，要不就是去他們的店頭如三姐的私房菜、酒樓的貴賓房，品嚐美食。

到最近一次比較不一樣，那是去探望長輩，知道李我叔入住安老院舍一段時間的了，幾個月來拖拖拉拉，加上不敢出門，直到這一天似乎較平靜，便相約電影資料館專門照顧老藝人的紫盈作伴，去老人院舍探望97歲的李我叔和他90歲的老伴瀟湘姨。

本來要直接去老人院舍探望的，但精靈的湘姨要提早半小時，說先去吃午餐，才到港鐵站，已見她在紫盈相伴下到了，一見我急急忙忙拉我走，90歲阿姨精神不知幾好，走路不知幾快，她人如其名甚瀟湘，一馬當先領着我倆去食店，她甫坐下急不及待地叫飯食，她說肚餓，吃飯最實際，之後她又特地叫了一客飯帶走，

她要帶返院舍晚上吃的。我們兩個後生也跟着她急忙吃完，然後匆匆跟她一起去院舍。

我奇怪她那麼精神，為什麼要與李我叔一齊住院舍呢？而且他們還有房子在院舍附近。

去到環境設備頗佳的院舍，湘姨和李我叔住一房，兩舖床，阿姨正在睡覺，我們吵醒了他，告訴他我是林檎女兒，他記起了，聽覺不靈，但思維清晰，我問他今年幾歲了，他答我：「97，你老竇大過我！」居然這麼醒，我算一算，如果老父在生，應該是103歲，的確比李我叔大五歲。這位阿姨好嘢！

他的腦筋仍那麼好，雖然行動不便，吃東西飲水都因為吞嚥困難而要小心謹慎，但已經非常難得了，不過他非常依賴湘姨，不見她幾分鐘便問：「我老婆呢？我老婆呢！」湘姨對我們說：「你話，我怎能不陪着他在此裡住呢！」



李我、瀟湘兩位結婚數十載，依然相親相愛！ 作者提供

路地觀察

家長日

開學不久，是家長日的季節。小學愈來愈重家校合作，由與學校溝通，到上堂所學如數學格式，學校都想家長知多一點。

我們讀本地津小，一直很喜欢。雖然本地課程對很多人來說並不吸引，毛病如過度催谷，程度深奧，不能發揮應有的創意及批判等，但學校怎樣在這個框架內教學生，仍反映在學校的視野眼界。

新學年，中英數老師簡介了本學年的新方向，孩子年級升了，解釋了對TSA的接軌。學校着重考試方法，一切目標為本，很多人會不喜歡。但作為相對自由的家長，我倒頗喜歡這種生之道

的灌輸，主要是因為除了教考試技巧，學校本身在課程之外補足很多，例如因應教育局的課程，會再自加一些學習範圍，但計分比重輕一點，主要希望孩子明白範圍以外，還有很大的世界。另外，就是着重書本以外的閱讀及

活動。很多學校都會着重閱讀，但課餘的「活」動不是每一所學校有空間，也不是每一所學校願意放資源。孩子說每一個小息，不是有小型足球，就是拿出乒乓球桌，讓他們動動筋骨。學校非常喜歡孩子跳繩，會鼓勵孩子帶繩回校。

另外是學校選校外比賽，較在意學生參與，多於真的得獎。我們孩子有參加戲劇班，有幾次老師都找了他去試音和試鏡（康文署或外面組織舉辦的），全是老師為他準備。我們孩子沒有一次是成功的，哈。但他的眼界會不同，而且會更明白外面的世界，且完全不介意得失，每次錄音或試鏡，都樂於及盡力參與。

朋友曾取笑我們，未聽過讀津校會沒有怨言，且說得出滿意之說話。但這的確是我們的感想，本身現實世界就是充滿掣肘，教學生如何自處，但同時繼續豐富自己書本以外的知識，是學校應做的平衡。若做得到，家長亦自然滿意。



大地遊走

四大河流之行——計劃篇

周蔚齡

決意要到祖國大地跑一趟了，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，何處是吾「正途」呢？

「四大河流」，又該如何去跑一趟啊？

「唔，我從每條河流的源頭開始，然後是上游、中游、下游、入海口；我就像是河水一樣，沿着河流自上而下歡快奔騰一遍，這才是有意思的河流之行！」我暗自自忖。

「『不到黃河心不死！』我先到黃河吧！」要計劃行程了，我找到鍾愛的風水師傅。

「師傅，我要到黃河去，首站是黃河源頭，可以嗎？」

「不可以！」

「吓，為什麼呢？我要去啊！」

「就是不可以！」

「那我去長江，先去長江源頭，可以嗎？」

「不可以！」

「吓，為什麼呢？我好想去啊！」

「黃河和長江源頭都不能去，兩者源頭都在西，你今年流年不能向西走！」

「那黑龍江好嗎？」我在失望中急中生智。

「黑龍江源頭在北面，沒問題，你的旅程會很順利和愉快，放心出發吧！」

就這樣，黑龍江，我要來啦！

黑龍江橫跨中國、蒙古、俄羅斯三國，她是中俄兩國的邊界河，界河長達三千多公里。黑龍江的源頭位於蒙古，我的黑龍江之行則從中俄界河開始之處——中國最北的縣級城市——漠河開始。

漠河市面積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七平方公里，人口八萬多，位於中國最北一端；她擁

有中國最北的邊疆哨站、最北的機場、最北的郵局、最北的商店、最北的銀行、最北的學校、最北的餐廳、最北的村莊、最北的巴士站……香港至漠河距離四千四百五十九公里，那是挺遠的啊！

為了盡快到達我的黑龍江，我選擇了現今世上最快的交通工具——飛機。我先從香港飛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，航程六個半小時。

香港出發時間是下午四時半，到哈爾濱機場是晚上十一時。我原來計劃在哈爾濱機場挨一挨、睡一睡，然後第二天早上七時半直飛漠河，但誰知……呵呵呵，哈爾濱機場晚上十二時關門啊！這次真糟糕了！我拿着行李箱，站在漆黑一片的機場門口，心想：「莫非我要在仲春四月，零下五度的氣溫中，在哈爾濱街頭安睡一晚？」電光火石一刻，一輛客貨車疾駛至我跟前，「免費接送到機場酒店，酒店房間二百五十元一晚。」話還未聽清楚，車上跳下一個東北大漢，扛着我的行李箱往車上一扔，「上車吧，再晚就再沒接送的車了！」

電光火石一刻，我就被上了車。害怕嗎？當然害怕，午夜時分，漆黑一片，陌生威猛東北漢，他會把我真的送到機場酒店嗎？不幸中萬幸，客貨車上還有兩名像我一樣被上了車的旅客。一路無語，我們的心忐忑着……

客貨車在只有點點星光的夜空中奔馳，五分鐘，我實在按捺不住了，焦急地問威猛東北漢：「請問什麼時候到酒店啊？」「快到了！」萬幸地，四大河流之行的第一個歷程終於在十分鐘後完結。因為，機場酒店就在眼前，看來，風水師傅的話應驗啦，我的黑龍江之行會順利和愉快……

網的音樂，正侵擾着人們的耳膜。人們聽音樂求的是舒緩、抒情的意趣，絲竹音樂卻過於清脆、嘹亮，還是讓法官來鑒定吧。」法官擺擺手，讓絲竹樂團和蟬淵明各表演心中最美的曲目。絲竹樂團非常高興，他們認為，蟬淵明不過是一個隱士，音樂細胞嚴重退化，絲竹樂團憑借一首《本花綱目》贏得了法官的首肯。蟬淵明不急不忙，唱的歌曲是《森林母親》：「你入學的新書包，有人給你拿；你雨中的花摺傘，有人給你打；你愛吃的三鮮餡餃子，有人給你向碗裡夾；你乾涸的心靈，有人把最美的甘露點點滴滴來澆……」

一句句質樸動情的歌詞，一縷縷沉靜優美的旋律，喚醒了人內心的良知。「哇，這才是最動聽的歌呀！」法官一邊讚嘆着，一邊繼續說：「絲竹樂團，你們唱得也很棒！但我並不希望你們用過長時間來歌唱，雖然韶華易逝，歌唱的舞台吃的是青春飯，但總覺得太足——就是毒了。森林音樂節，真的要多一份人性關懷才好……」

我讀了幾遍故事，然後笑了笑，這個學生編寫得很有意思。他從心底裡一定不喜歡知了了，尤其是那沒完沒了的歌唱，但對知了的青春歌喉又表示適當寬容。可故事歸故事，耳邊的知了還在不知疲倦地叫着，彷彿牠們體內的「歌唱機器」一刻也不能停息，稍有遲疑和停頓，生命將要倒斃似的。

哦，這知了真是自覺發育、自鳴得意的恒心昆蟲，牠深深地把握住了生命不同階段的獨特趣味，全力以赴地去衝擊。雖然，我不喜歡知了聲嘶力竭的高音歌唱，但時間長了，就慢慢適應了。我覺得那是知了們的存在方式，聲嘶力竭，遠近混雜，雖不能響進行雲，起碼讓綠樹有了動聽的氣息。喜歡在寂寥寬闊的河渠上，聽知了的鳴叫，那聲音擦着流動的渠水水皮振動，彷彿那水皮就是大自然的耳骨。這時候，我坐在颯颯吹動着高風的大楊樹下，用枯枝在地上寫着「知了，知了」，與地上一支螞蟻的隊伍，形成了平行的姿勢。

夏天的知了歌唱，疑感是汽車拉力賽選手

水過留痕 一生一世一雙人

影視圈朋友笑口盈盈地對筆者說：「女演員梁琿復出演電影！」啊！梁琿！的確是香港影壇難得的一位功夫拳腳剛柔並重、演技超自然的女星，但她並沒有退出過演藝圈，只是數年來她淡出了而已。

梁琿，是香港演藝圈不少人欣賞的女星之一，指她聰明伶俐，功夫動作一點就明，並非花拳繡腿，拚勁十足。對梁琿的讚賞始於她演出過導演沈怡的作品《黑貓》一片而成名，圈中人指當時年輕靚的她，演技表現頗自然，令觀眾並不覺得她是在「演」戲，而是戲中活生生的人物。

上世紀八、九十年代的香港影壇不僅是靚女帥哥如雲，打女影星也多，香港觀眾最為熟悉的應該是楊紫瓊和梁琿吧！梁琿，在九十年代初曾參選過《亞洲小姐》選舉，卻名落孫山，之後憑着一部影片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中獲得「最佳新人獎」，由此建立起武打電影女明星的形象。

圈中朋友說：「梁琿由電影轉戰電視劇，演的多是女子柔弱的角色，因為她想轉形象，女人誰不想打扮得靚靚的、美美的示人，多年前拍片時梁琿被燒傷過，留下心理陰影，不過，這麼多年來她淡出演藝圈，因家人病重需要她照顧，當時更要擔起弟妹供書教學的重責，真是難得的孝女，對家庭的看重遠超過事業。」

在演藝圈莫說梁琿的個人感情問題，就是圈中的朋友也不多，已屆五十歲的她，身材顏值都在線，相當「襟聯」，於演藝事業依然會有一番作為。有人曾問過梁琿對個人感情有何期待？她也是選擇條件除了彼此相愛外，更重要的是「疼」她的家人。

人生總不離事業、家庭、婚姻，梁琿自認也是芸芸眾生的平凡女子，對婚姻感情觀念同樣是希望「一生一世一雙人」，但，難呀！

知了，知了



百家廊

夏天裡，知了的聲音響徹在耳邊。我總是固執地認為，從前的知了與現在的蟬有很大的區別。知了的聲音不是蟬那般叫囂、

後來，聽教生物的老師說，蟬就是知了的小屬種的臆想。想想原因，可能我老家蟬的數量少，沒有形成此起彼伏的聲勢，讓我從幼時誤以為知了小巧有致，並非蟬那般威猛。這位老師還解釋說，知了從幼蟲變作中型、大型的身體，體型、氣量上會有諸多變化，聲音、境界自然就不同了。我小時候所聽到的，可能是體型和氣量偏小蟬的叫聲。

我的一位學生，寫了一個有關知了的故事，讓人感慨良多。近年，森林覆蓋面積增加，知了的歌唱舞台得到了大大拓展。絲竹樂團剛成立時，只不過是知了王國一個普普通通的小樂隊。但一次偶然的機會，絲竹樂團幫了一位演藝明星的一個忙，後來絲竹樂團被明星捧了起來，迅速成為森林中最Hot的明星。

森林音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期，到處都播放着絲竹樂團的音樂，以至於影響了人們的正常休息。不久，深居山林的蟬淵明將絲竹樂團告到法院，原因是絲竹音樂太使人着迷，聽得人整日暈暈乎乎，不想幹事情。絲竹樂團不服這個訴狀，申訴人的生活需要絲竹音樂，可降低壓力、幫助入睡。蟬淵明反駁道：「絲竹音樂是一種惡俗，彷彿一陣一陣的迷魂風，潑灑在每一個的心頭，關閉了心底明媚的窗。」

「我們絲竹樂團辛苦數年才做出來的東西，你不花一分錢，順耳就聽，這有什麼不好？蟬淵明，我們覺得你比絲竹音樂更可惡！」蟬淵明慢悠悠地答道：「『我更可惡』這句話從你們嘴中說出來，證明你們已發覺自己的『絲竹音樂可惡』了。只是……不想馬上改正。但現實是絲竹樂團陣容太大了，充斥着森林的每一個角落。這種漫天撒

網的音樂，正侵擾着人們的耳膜。人們聽音樂求的是舒緩、抒情的意趣，絲竹音樂卻過於清脆、嘹亮，還是讓法官來鑒定吧。」法官擺擺手，讓絲竹樂團和蟬淵明各表演心中最美的曲目。絲竹樂團非常高興，他們認為，蟬淵明不過是一個隱士，音樂細胞嚴重退化，絲竹樂團憑借一首《本花綱目》贏得了法官的首肯。蟬淵明不急不忙，唱的歌曲是《森林母親》：「你入學的新書包，有人給你拿；你雨中的花摺傘，有人給你打；你愛吃的三鮮餡餃子，有人給你向碗裡夾；你乾涸的心靈，有人把最美的甘露點點滴滴來澆……」

一句句質樸動情的歌詞，一縷縷沉靜優美的旋律，喚醒了人內心的良知。「哇，這才是最動聽的歌呀！」法官一邊讚嘆着，一邊繼續說：「絲竹樂團，你們唱得也很棒！但我並不希望你們用過長時間來歌唱，雖然韶華易逝，歌唱的舞台吃的是青春飯，但總覺得太足——就是毒了。森林音樂節，真的要多一份人性關懷才好……」

我讀了幾遍故事，然後笑了笑，這個學生編寫得很有意思。他從心底裡一定不喜歡知了了，尤其是那沒完沒了的歌唱，但對知了的青春歌喉又表示適當寬容。可故事歸故事，耳邊的知了還在不知疲倦地叫着，彷彿牠們體內的「歌唱機器」一刻也不能停息，稍有遲疑和停頓，生命將要倒斃似的。

哦，這知了真是自覺發育、自鳴得意的恒心昆蟲，牠深深地把握住了生命不同階段的獨特趣味，全力以赴地去衝擊。雖然，我不喜歡知了聲嘶力竭的高音歌唱，但時間長了，就慢慢適應了。我覺得那是知了們的存在方式，聲嘶力竭，遠近混雜，雖不能響進行雲，起碼讓綠樹有了動聽的氣息。喜歡在寂寥寬闊的河渠上，聽知了的鳴叫，那聲音擦着流動的渠水水皮振動，彷彿那水皮就是大自然的耳骨。這時候，我坐在颯颯吹動着高風的大楊樹下，用枯枝在地上寫着「知了，知了」，與地上一支螞蟻的隊伍，形成了平行的姿勢。

夏天的知了歌唱，疑感是汽車拉力賽選手

在聲音高速路上的奔馳，恣意嘹亮，鋪天蓋地。有時，我翻出一張夏天有知了的舊照片，一時興起去拜訪現場，鑽天的楊樹還在，但「知了，知了」的聲音，好像已隔了好幾個朝代的樣子。這時，我突然感覺，人和知了的生命雖不在一個坐標系統，但那用一根聲音的邏輯線把生命的幼稚期和終老期連在一起的意志，不由讓我肅然起敬。

走過四五十個夏天，人的內心會明瞭「知了，知了」的聲音內涵。那是催促後的頓悟，那是發自真情的呼喚，那是心間不滅的應答。上小學時，為了好玩兒，我用馬尾作一個圈套，然後用長竹竿去套知了。牠被套住了，還在「知了，知了」地叫，只是聲音中帶着少許哀婉。哀婉什麼呢？當時不懂，現在明白了，知了能輪到上樹歌唱太不易了，要等待幾年。牠不能像螳螂一樣隨時亮劍，總要在有限的舞台生涯裡大放一番歌喉的。

我查資料知道，知了的蛹——在地下度過一生的頭兩三年，或許更長一段時間；在這段時間裡，牠吸食着樹木根部的液體。然後，在某一天破土而出，憑着生存的本能找到一棵樹爬上去，這種過程何其艱辛和寂寞……知了的歌唱，該是長時間寂寞的大釋放。讀過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，題目叫《我是一隻誤入教室的蟬》，大意是蟬闖入教室，聞到教室裡面沉悶的氣息，於是在教室裡轉着圈兒飛，邊飛邊唱，竟有種舞台上歌星出鏡的感覺，底下是歡呼着學生紛紛。牠也許懂得，教室裡這些埋頭苦讀的莘莘學子，彷彿就是自己的前世。

所以，只要有一棵樹，是蟬也好，是知了也罷，牠就有舒展歌喉的理由。有時想，在很多人的生活中，也有這樣一種聲音「知了，知了」，一聲聲不斷叫下去，包裹着一片片安心。在一個有着孩童般本真的耳裡，能聽悟出知了歌吟意蘊的人，是一個看懂——是死是生，是進是退，是瞬是恒的心靈。為珍惜、把握流逝的瞬間，知了唯有高聲吟唱，來向世間宣誓。「知了，知了」，心在動，聲播四方，正如古人所言，「其聲不絕，而情志永在。」

